



穀山于文定公

讀史漫錄

本衙藏板

讀史漫錄題辭



余贊

公編扉實從文定于公
後亡何公物而余俵
張正焉至於今每獨居

深念輒恨不得起公
丸京而與之提挈也
公少擅譽聖童博極
羣書方操觚卽能論
敘古今之紀慨然有

志當世及讀中秘益
明習

朝家掌故在秩宗
國有大典大疑藉公
片言決策論者有業以

序
相臣識度推公林石
幾與世相忘猶曉
懷顧不勝其靖獻之
忱作為史猶筆墨
鑑千秋旁觀當一

篇而三致意讀者或
未能悉公隱衷而書
亦尚藏公之遺篋世
未盡盡觀之也公嘗以
其讀史漫錄屬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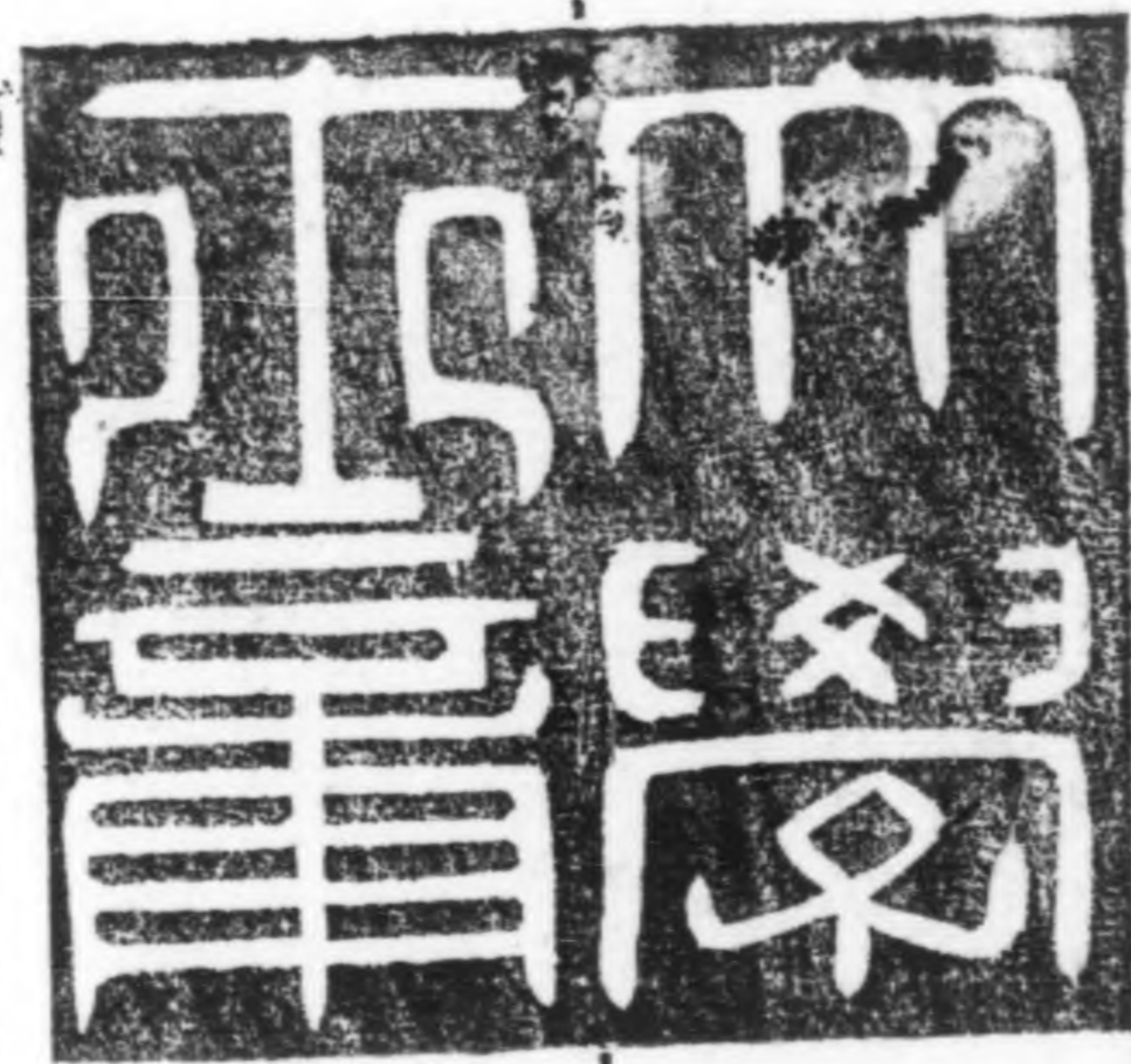
孝廉郭應寵編次茲
孝廉鍍以傳而請余
弁簡端展之則恍若
見公生平而聆謦欬
也其論世超其持衡
審殫元會之變綜得
失之林別善敗如列
眉燭忠佞如觀火至
于軍國機宜葦葦夷
塞莫不備舉蓋經世

序
之書而非佔畢之業
已廻環再三重以嗟
惜儻令公少延歲月
則幹旋約納當必有
感動

聖明匪夷所思者迺
竟不憚遺獨使余仰
屋嘆也此余之所以
愈思公而不置也
福唐葉何高撰

讀史漫錄序

蓋不佞閱讀史漫錄
而歎文定公志業之
未竟也史者上下數
千年間紙上一陳迹



耳其中理亂興衰之
繇天時人事之變與
夫山川扼塞紀綱法
度之具日異而歲不
同世之讀史者下之以

佐佑俾次之以騁淳
靡又其上者激芳咀
潤成一家言如是止
矣未有能挈其其而
躬而會通其變源流

窮流而綜數至名

實悅若身靈而日

通之如文之公者也

蓋論之唐虞邈

矣三代質文之變

若四時遞運以大

人之制作而其究也

猶不免於散據唐宗

之沒剛魯漸之間也

英夫摅輔協勳之而

不足而至人宵小獨敢
之而者餘故治少而
亂多功天子少而小
人多也中國少而夷
狄多也其執居然也

家

國家監於維代而
換蓋之其治宜與天
壤無極而承平日久
朽蠹萌生如絲雨震

鄰漸且剥膚矣古
 當其盛也憐之文章
 不印篆唐之詩賦宋之
 理學各有所重而恐
 其蔽也當錮官夷
 秋之禍之將無以不
 有文定公復之也
 上下如子季習理亂
 興衰之故未嘗不詳
 哉其言之也天命之

漫錄

序

四

去留人之之淋意

與夫疆場情形制度

沿革未嘗不及覆也

之也鑒之遠計之長

一篇之中之致意焉

於得一畢智力而財成

輔相之異

上之悟俗之向也

天不熱遺以浦輪未安

而華策遠易也夫

悲夫遂使富而苦所
為執手飲酒以爲身
實而目遇者不特見
之行事而竟爲紙上
之陳迹也豈天未欲
平治天下而徒以公
不朽之公侯之後世
耶曰鄉不佞以部時嘗
獲侍公穀城園中
杯酒間譚古今事懸

河不絕退而心醉焉
于今十五年矣讀其
書想見其為人蓋不
膠西州之慟也吾友
鄒孝庵免編次是錄
以授梓而予子中
翰出復求不佞為
序嗟夫不佞何能
贊公之一詞但恐後
之學者未能究公

漫錄 一
月
之志而與其佔侔

浮之靡其一家者

曰聲耳而共賞之也

未曆甲寅仲秋朔

晉安後學海聲清

謹序并書



于文定公讀史漫錄叙

余每謂以今論今不若以

古論今以今論今或局面

未定成敗臧否猶屬揣摩

以古論今指前轍以詔後

車執舊矩以畫新方百不
失一矣漢時有大議必召
博士問故實霍子孟稱大
臣當用有經術者而我
明卜相多取之史官舍金
甌而求之石室亦謂其考
訂多參酌熟千古得失之
林了然拍掌間也輓近士
矜鞶悅厭薄陳迹為唾餘
不足拾剝脂鏤冰之輩始

不可望以補天浴日之功
抱空腹而載高位非其具
耳東岱有文定于公余讀
其全集奏疏類賈陸叙記
似昌黎眉山賦咏在沈謝
之間龍翔席躍蔚然已為
詞林冠冕而余雅知公素
以天下為己任其所殫精
勵志恐不沾、細響願盡
茲公武庫之藏而後愉快

焉適

天子萬壽余以

祝釐行道經東阿公子中

舍君儼然廷辱曰先君子

遺言種々頗流傳人間更

有讀史漫錄微詞隱義不

無忌諱先君子每嘆司馬

子長史記為藏山之草非

遇楊惲不傳是錄也其在

使君乎余受而卒業蓋上

自混元初闢下迄餘氛閏
位悉網羅而袞斧之凜然
萬世著龜兆而公之相業
亦於是焉備如論氣運過
盛當衰在聖賢豪杰必有
叅揆員之機不宜以身家結
念禍福易形視主德世道
為無可柰何而偷旦夕之
安此何襟期也可以想公
盡瘁之極思與默回之妙

用至於論治體曰古之論
治在命脈腠理之中今之
論治在形骸骨節之外論
人才曰輔弼之臣以德為
才奉法守職之臣以才為
才論黨類曰蔓草有引而
附木松柏無憑而干霄論
遷訪曰博古通今之士阻
則造膝附耳之徒進論抗
疏曰反噬之跡犬不察則

折檻之鳴鳳含羞論罷四
方貢獻曰上行求車之令
則下興問鼎之心論斥五
坊使曰格虎兕於原野雖
遠而壯夫奮袂薰狐鼠於
城社雖近而巧匠血指培
養之真悃式序之朗鑒集
思之虛懷秉公之介性未
曲開導寸之訐謾口津、見
於篇中不可枚舉乃公之

孤標勁節養之能定持之

能堅尤於論錢若水窺公

底裏若水因宋太宗問劉

昌言去位流涕疑呂蒙正

罷相寂寞莫知帝心輕鄙輔

臣即以母老請罷公深服

若水高品謂人臣有嗜進

心為人主所輕則人與官

俱輕損士風而傷治體余

度公居怕嚮往必如李廓

不屑由監軍就相位如歐
陽永叔不願從諫官得執
政如富鄭公使北三予三
辭姓名不為宦官宮妾所
知令天子知廟堂有不愛
纓縻之士改容而禮然後
侃、諤、為韓琦之撤簾
為李沆之焚詔為楊億之
不草劄無入而不得續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世豈有

當耕莘時如此盟心若而
人肯卑、浮沉以取世資
已哉司馬溫公居洛作通
鑑凡百餘卷溫公至於紀
事公至於立論煩簡稍異
而抽鳳毛截麟角詞約而
切峻溫公再相宋天不欲
元豐之為慶曆王安石呂
惠卿輩互為下石竟阨於
時公遇

聖明之事推轂

九重裂麻業已握樞秉衡

矣朝拜命而夕隕星竟阻

於身相業以久暫差池隱

顯亦微有間而二公之正

直忠厚博大光明並為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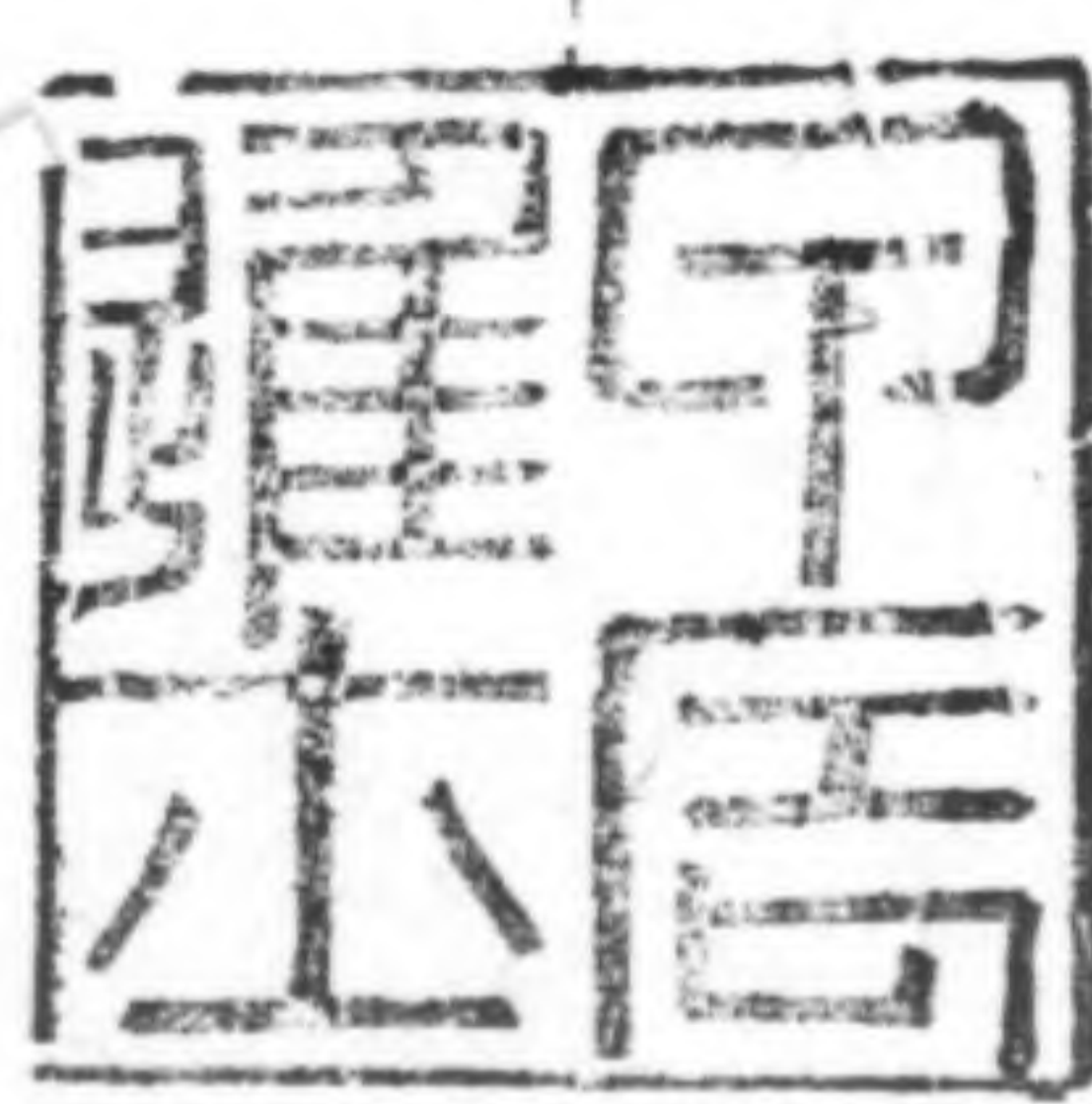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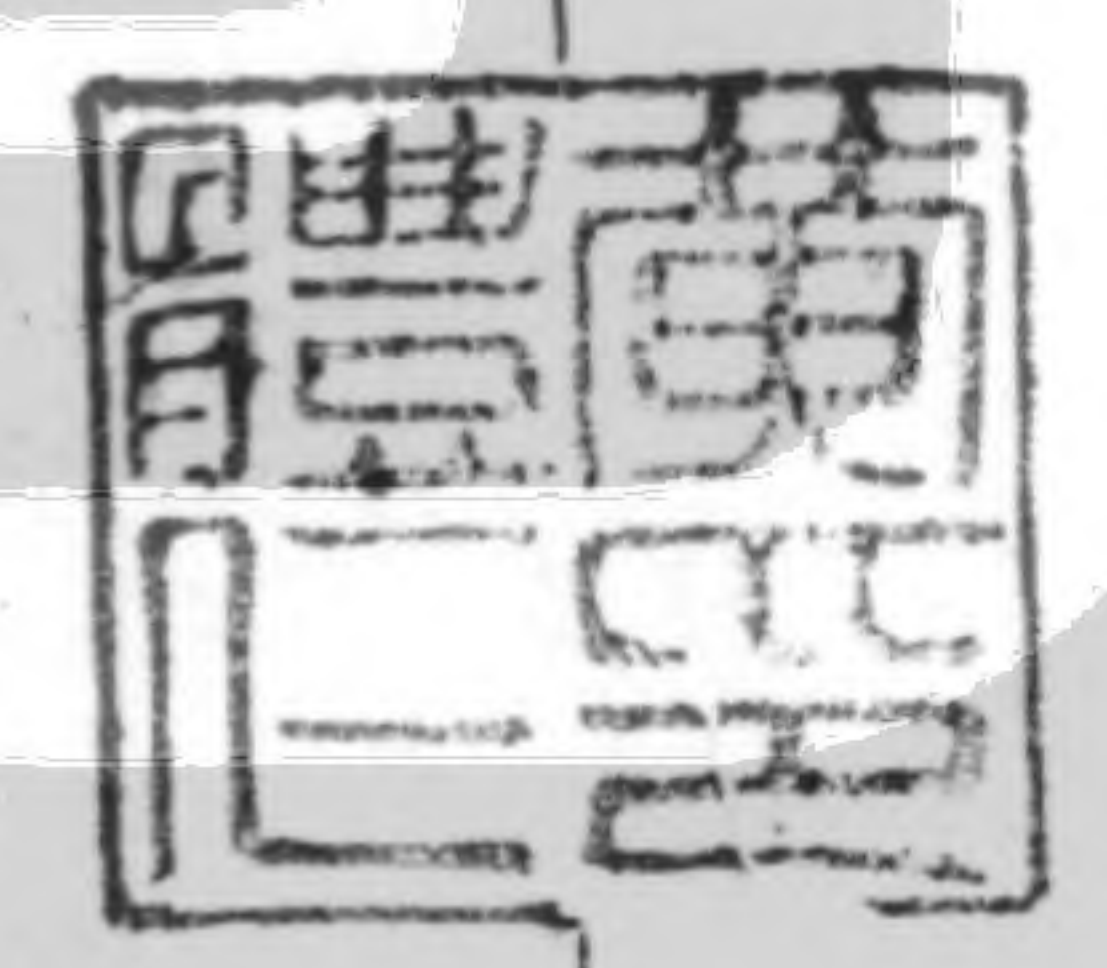
載人易地而更置之又不

知誰為古而誰為今矣

萬曆甲寅秋七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

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兼布政司右叅議分守東
充道聖間後學黃體仁撰



讀史漫錄目錄

卷之一

定義至東周

齊晉附

卷之二

戰國至秦楚之際

卷之三

西漢

卷之四

東漢

卷之五

三國

卷之六

六朝南北

卷之七

唐高祖至玄宗

卷之八

唐玄宗至憲宗

卷之九

唐憲宗至昭僖

卷之十

五季

卷之十一

宋藝祖至英宗

卷之十二

宋神宗至徽欽

卷之十二

宋高宗至帝昺

卷之十四

遼金元

吾

師文定于先生山居謝客左圖右史繕閱恒至
丙夜不休當其欣合幾忘寢飯墻籬載筆積
有歲月題曰讀史漫錄秘不示人寵幸昕夕
樞承乃獲卒業 師因語寵以當天下大事
必才量識兼之乃濟吾才量不能踰人識又
不欲輕許生試讀吾書當犁然有會寵聆其

言若河漢也

師沒其書乃浸浸流播第曩

日有觸輒書未遑標置又相承傳寫不無魯
魚茲寵以會葬至公子緯泣奉遺帙將圖削
剝猥以不敏嘗聞緒言屬之釐次訂訛分彙
為卷十四捧誦慨忼紬繹想慕微獨鑑古如
列鬚眉抑亦憂時稍露梗概際此紛紜政湏
識力而台鼎方昇溘然逝矣民之無祿彌增
歎惋編竣藉手以復公子可授梓人傳之海
內庶尚論者得以折衷而經世者有所考畫

云爾

萬曆己酉嘉平伏臘日門人福唐郭應寵謹識

是編業已梓於閩建書林而未經讐校頗不概於余心茲公子中翰君圖并筆塵鉅諸家以傳同好陳若左右之廣合如圭璧之章矣溯鴻濛以憲當代學者雖慎極載籍不能不考信於二編云記曰先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美而知知而傳中翰君有

焉小子寵深嘉其是舉也徧搜

師遺稿復得讀史五十通亟補入以為完書因再綴數語以識時癸丑仲秋之既望也

讀史漫錄卷之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宓義至東周 齊晉附

宓義本紀毋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
羲於成紀雷澤相傳在濟陰濮陽又云在泗水
之上成紀則天水是也相去三四千里不應懸
遠如是宓義畫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爻

讀史漫錄 卷之一
蓋不至文王也

世傳曲阜古大庭之墟又少昊故都在焉及觀神農本紀神農都陳其後徙於曲阜則曲阜又炎帝都也玄囂青陽二人皆黃帝之子史本紀曰黃帝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皇甫謐亦曰玄囂青陽即少昊也又皆以為一人矣史謂玄囂不得在位以為少昊者非也

世之傳古帝王者類多詭異不經想皆春秋戰國時好事者所為其謬不可盡辨如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河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此尤可咲堯即帝嚳之子其母帝妃安得寄民間以生且長孺姓字似漢以下人不類三代何況唐虞之上乎

世紀黃帝姓公孫氏又長於姬水因姬為姓黃帝二子一曰玄囂生蟠極蟠極生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生帝堯一曰昌意昌意生高皇是為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以世系考之

乃堯之諸父稷契皆堯之同產而舜則堯之
玄孫也此其世次名字皆不可確知然相傳必
有所據當是時古皇王之曹多矣獨舉舜而授
之或以其同於黃帝與

帝紀曰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尚書
帝命驗以為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五府者即司
之明堂也緯書之言多不可稽如此

大紀所載四凶帝馮氏有不才子謂之渚泥

即驩兜也少昊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即共工
也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即鯀也縉雲氏
有不才子謂之饕餮不著其為誰杜預以為非
帝子孫故別言之然不以三苗侷四罪之數與
他書不同至若十六相之中則禹列於八元契
列於八凱他又不可知矣

伏羲風姓生於成紀而都陳神農姜姓少典之
子也都陳徙曲阜葬於長沙黃帝姓公孫名軒
轅少典之子也邑於涿鹿之野又曰受國於有

讀史通鑑 卷之一
熊居軒轅之丘有熊者河南新鄭死葬橋山橋
山者上郡同陽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葬東
郡濮陽頓丘城外廣陽里帝嚳高辛者黃帝之
曾孫也葬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里帝堯姓
伊耆帝嚳之子也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呂
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陽城也
帝舜生於姚墟因姓姚氏皇覽曰舜冢在零陵
營浦其山九谿即所謂蒼梧之野也禹之父鯀
帝顓頊之子也禮緯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

姓姁氏

太史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孔安
國又曰虞氏舜名張晏又曰禹湯皆字也晏之
言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
下之號因其名故曰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自上
古不能究何從定其說

湯名履又稱天乙譙周曰夏殷之禮廟主皆以
帝名配之天乙者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太
史公曰伊尹名阿衡孫子伊摯然詩阿衡官名

也

伊尹見湯言素王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曰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是也

本紀曰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為王蓋夏殷天子亦皆稱帝故也然考之商頌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則湯亦號為武王矣其時曰帝曰王亦隨時稱號不同非以為王早於帝帝早於皇也史記記事多所舛誤如云詩人道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則文王已生稱王矣及詳詩語不過謂虞芮質成而已安得有受命稱王之事耶

山海經曰黑水青山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此辟如吟嚳中語當其播穀教稼九州之地且不能徧安得至三萬里之外山海經所載多怪誕之說徃徃類

此

武王伐商至紂死所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
劍擊之又以黃鉞斬其頭懸太白之旗此世本
妄語太史公誤信之耳自三代以下滅人之國
其主已死社稷又從而射之擊之斬之固未嘗
有也而武王為之不亦過耶

堯舜之禪代非後之禪代也事不同也湯武之
放伐非後之放伐也勢不同也何以言之夫堯
舜禹皆黃帝之世雖族屬踈遠其實同姓也堯
之授舜舜之授禹即是求宗人賢者立之非禪

異姓也後世以草莽之臣據權竊勢睥睨孤寡
盜人社稷無論德義不同所由亦異矣故曰事
不同也古之所謂天子諸侯者非如後世之相
懸也其實各有民社以國之大小德之厚薄相
為君臣耳天下歸之則諸侯之國可以為天子
天下去之則天子之國降而為諸侯非如後世
不階尺土則以王天下而宗社一夷則子孫無
聚廬也湯武之興與桓文之在春秋固無以異
惟誠偽不同所就有大小耳夏商未亡湯武固

諸侯也湯武既伐夏商猶諸侯也但其大勢既去不可復為而湯武遂為天下主夏商之宗社未嘗滅也後世一夫操戈夷人九廟較諸放伐不亦遠乎故曰勢不同也

史記周共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母之言是也然以理揆之則有不可解者以諸侯從王而受私奔之女且獻之王此何禮體三女何人乃奔侯王誰為紹介蓋三女者人以獻密公者也母之意豈見其有移人之兆而懼其及耶

周考王之時封其弟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是為桓公至周惠王又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曰東周惠公是為東西周也至赧王之時東西二周分治而王赧遷於西周及秦昭王攻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其獻而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遂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黽狐後七歲秦乃滅周西周也詳其文

詩經卷之十一
義蓋王赧居於西周秦伐西周西周公入獻
王赧不入秦也王赧既卒秦遂遷西周公已而
滅之耳周君王赧卒蓋專言王赧非謂武公及
王赧皆卒也但所遷黜狐者不知其為武公否
耳

周之國祚不延於夏商也獨其亡勝耳何以明
之夏商之有國所謂四百六百皆撫有四海以
至移祚周自中葉以後號令所行不出畿甸至
其末年乃有七邑之地不能當小國之侯第有
三豕存耳強弱之勢可觀也然夏商之亡皆以
暴侈不德天怒人怨假手湯武一舉而夷其社
稷不免於放逐誅戮如人當壯盛之年氣血結
蓄有痛楚之疾以死而周以數邑之地保有九
鼎以處強國之間竟無以一矢加之者數窮理
極至於消盡如人有耆老之壽元氣日竭非有
疾痛患苦氣盡而死也故曰周之國祚不勝於
夏商直其亡勝耳

太史公書多所抵牾即如老子一傳詞語自相

言身過金
子孫既曰過關去不知其所終又歷數其子孫
至漢文帝時仕者名字其世系譜牒一一可指
子孫既可考如此又以為太史儋而莫知其然
否則所謂子孫者儋耶聘耶

管仲平戎於周王以上卿禮之管仲辭曰臣賤
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之仲在當時一匡九合之功震曜
華夏而不敢自比於高國可見當時世臣之體
重也然管仲之時高國之爵雖重而不任政事

故齊國以伯及至景公之朝田氏之勢已成而
國事又決於晏子故田氏不能遽有其國有世
臣而不以親信用事之臣間之者危道也彼魯
之三家晉之六卿相繼而執國命至於百有餘
年而無一人以間之國安得毋分耶

齊國之亂起於葵丘之盟吳楚之搆興於鍾離
之隙夫以及瓜之代事至眇也而至於弑君爭
桑之忿怨至微也而至於伐國故蟻穴之漏或
至滔天燈燼之延可以燎野

齊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以登太行
至卑耳之山而返此其地不可考自漢通西域
始有大夏之名而流沙自禹貢相傳在西極之
外齊安得越秦而伐之至所謂太行者又若在
大夏流沙之間豈亦非中國太行王屋耶

齊自太公而後惟桓景二君以其國伯強於天
下然桓公一匡九合及其末也五公子爭立身
死不葬景公有馬千駟及其死也羣公子出亡
大亂三世然則管仲晏子之功烈何如哉以力
服人豈惟不能心服及其力盡勢窮不能保七
尺之軀世之以伯術致治者可少鑒矣哉

司馬穰苴者齊諸田之族也景公以為將大敗
燕晉之師自是田氏之勢日盛而不可動矣晏
子知憂田氏之彊欲景公以禮制之而反薦穰
苴使之用事其不為失計耶故為國而使彊臣
有功於國使彊臣有施於民皆危道也

僖負羈非純臣也自貳於國以壺飧加璧私遺
重耳此何心邪方曹君之無禮於重耳負羈在

讀史漫錄卷之二
旁胡不疾諫諫而不聽胡不隱以避禍而自貳
於國以結知公子此何心耶

史記秦記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
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故曰東得百里奚
於宛此與五羊飯牛之事絕不相蒙

讀史漫錄卷之一終

讀史漫錄卷之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戰國至秦楚之際

六國之時權在遊士故一時侯王卿相皆傾身
結客以角權力如孟嘗君侍客坐語屏風後嘗
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
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燕丹之奉荆軻至於金

言身法錄 卷之三
九彈蛙斬美人之手以獻可謂無所不至矣曹
孟德之詩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
下歸心噫此孟嘗燕丹之好士也周公云乎
予觀四豪行事春申乃盜國之臣無足論者三
公子之中孟嘗名最勝顧其行事乃不如平原
信陵遠甚如孟嘗過趙趙人出觀者咲以為小
丈夫乃縱客斫擊至滅一邑而去此與盜跖何
異及其勢重難返中立為諸侯齊閔王欲去之
乃走相魏西合於秦聯燕趙之兵共伐破齊閔

王走死不亦甚耶信陵在趙聞薛公之說趨駕
返魏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於魏者十
餘年所謂宗子維城者也視孟嘗返兵內嚮屠
滅宗國何如故孟嘗徒姦豪之雄非有人臣之
節可紀於世者也然就趙魏二公子論之平原
為勝信陵有不及焉方信陵之竊兵符而矯殺
大將干國之紀以急與國之難可謂忠於趙未
可謂忠於魏也至於知人之畧亦微有不同者
毛遂在平原門下十年而平原不識信陵能於

屠博監門之中識侯生朱亥從博徒賣漿之間
識毛薛二公可謂優於平原矣然魏齊走平原
君所秦王召平原入關與之為十日之飲以要
魏齊平原君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
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於
是秦王遺書趙王索魏齊之頭虞卿遂解相印
與齊俱亡以抵信陵信陵畏秦猶豫不敢見至
使怒而自剄以此觀之訖為好士者矣夫齊者
魏之故相也其結應侯之怨亦為魏也不容於
魏而走於趙固已甚矣生於趙而死於魏魏之
君臣何以謝天下之賓客故平原之高義信陵
有不及焉彼信陵之好士徒能得技擊下走之
流耳又豈有高世之士出其門下者哉而曰平
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不亦左邪故曰
二君之中平原為勝至於虞卿者延陵季子之
後一人而已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以徇其友
卒之困於大梁著書以自見豈不毅然烈丈夫
哉

荆軻聶政侯嬴朱亥之流皆屠沽監門非有士君子之行惟有感恩報主捐生赴義精貫白日誠通鬼神此為一節之極致耳士大夫奔走長者之門出肝鬲道肺腑指天日為誓即金石可敝衷丹不渝及其時移事去掉臂納履若不相知者豈非刺客所咲耶方信陵君之數請朱亥亥故不往謝及請與俱擊晉鄙亥乃咲曰臣乃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

也嗟夫當亥不謝公子時志豈嘗須臾忘列到耶

信陵君與魏王博杜境舉烽言趙寇至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已而果然於是王畏公子之賢不敢任以國政其後公子白趙歸國大敗秦兵秦縱反間信陵見廢乃遂謝病不朝多近婦女為長夜之飲竟病酒而卒其志悲矣權貴之臣為人主所忌往往以荒淫自廢示無他志耳然予悲信陵君其平日不知遠權韜晦見

言身以金
卷之三
四
忌人主固不待秦人之間也亢極不返乃始沉
酒不亦晚哉

范雎之使齊也齊王聞其辨有口使賜之金牛
酒以是為湏賈所中當時諸侯之結辯士類如
此抑豈忌雎之能以此間之耶事不蒞則雎為
齊有發則雎不為魏有將一舉而兩收之耶
自古策士之說其肯綮動人處不過一二語然
不肯說破必先博陳利害以鼓其聽使其志意
已搖不能自守而後以數語夾之斯百發而不

一也范雎之說秦王嘗之數年而後

太后穰侯之擅國其卒乃曰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於是昭王大懼而穰侯
逐矣魯仲連之止帝秦先陳不可之義反覆辯
難其卒乃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
臣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大服
而秦兵却矣夫為親戚之心不勝其為子孫為
君國之謀不勝其保祿位故以百語鼓其聽而
以單詞贊其決也

夫技巧橫出弱國之萌也竒衰並奏貧人之兆也故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臨朝而嘆其旨深矣然尚首功而勇公戰如修我戈矛之詩鐵劍莫利於秦矣擊缶烏烏倡優莫拙於秦矣秦之所以併天下正以是耳豈以國之長技為楚所効故憂之耶

澠池之會秦請趙王鼓瑟者邯鄲多娼善鼓瑟以是辱之也趙亦請秦王擊缶者秦戎狄之俗無音樂以缶為聲以是辱之也列國之君每當會遇必務出竒相勝以傾其敵徃徃類此

趙奢為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為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平原君可謂賢矣後世貴戚權寵之臣徃徃怙寵專利漁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誰何如郟擊石即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計不旋踵使有平原之風則法何患不立故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廉頗之免將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

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又何怨乎此與馮驩勸孟嘗君語同然驩非嘗去也直為客遊說而頗客乃以身當之其不知耻亦甚矣世之為廉將軍客者何其

繁哉

趙之賢將有廉頗李牧諸侯憚之頗之奔魏也趙王思復用之使使視頗郭開多予使者金令毀頗於王而頗終不召牧之拒秦兵也秦行金

與開為反間使趙王斬牧而王翦之兵入矣開趙之嬖寵也去二良將而趙社為墟諛諂而諛之人能滅人之國如此

夫俠英之士忼慨而捐生者有身死而可以存人之國則其死重於泰山齊之王蠋是已蠋之死也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扯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以為王故齊之不亡者王蠋之力也故王蠋非徒死也

讀史漫錄 卷之二
樂毅之取齊也或讒之昭王昭王誅讒者而遣
國相奉書立毅為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
死自誓由是諸侯畏其信此事與韓信相類然
毅能不二其節而信不克終毅能避地以免而
信及於難則所遇不同也

孔明在隆中嘗自比管樂論者或小其志此不
知管樂者管子一匡九合功蓋天下矣即樂毅
伐齊其才亦有不可及者孔明不能也當其將
秦魏韓趙之兵伐齊齊悉中國之兵拒之齊上

一戰而敗方是之時七國之兵雲翔而進計且
瓜分全齊之地肯拱手而授之燕哉毅乃還秦
韓之師分魏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而
身帥燕兵長驅逐北取七十二城之地以入於
燕於是四國之兵徘徊境上不能有齊之一壘
矣夫秦韓地遠不能越趙魏而有齊還之即無
辭而去耳趙在齊之北境魏在齊之西境其志
不為燕取明也故以宋予魏以河間予趙而後
全齊可有故樂之功不難於取齊而難於散四

國之兵四國之兵既去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
前軍循太山以東至海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
連魏師後軍傍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
鎮齊都於是七十二城皆入燕之版圖矣是時
山東之國惟齊為強至於秦為東西帝一旦以
蠻夷僻陋之國舉之如摧枯振落毅之才何可
及也

樂毅以旬月之間拔齊七十餘城而兩城不下
持之數年非其兵力不足蓋其勢不可有也以
秦之強乘六國之弊席卷并吞混為一統然後
起而亡秦者六國之後也况齊之盛哉楚漢之
際諸田攘臂一呼國人景從兄弟更王迄於田
橫以區區一旅效死勿去况閔王之時哉樂生
之志蓋欲遲以歲月觀其情實銷其憤激之心
而鎮其反側之黨故徘徊兩城者為是故耳然
何其不明於天道耶夫以區區之燕而下東齊
十二之險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欲得
之於強大此事之不行者也為樂之計當定齊

之初即勸昭王益施仁義以服其心定國置君
反城與地則恩加於齊人德著於天下高可為
西伯下不失桓文孰與頓兵堅城以觀人之變
而使變及於身耶此所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謂
也

史記屈原傳為文章家所稱顧其詞旨錯綜非
叙事之正體中間疑有衍文如論懷王事引易
斷之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即繼之曰令尹子
蘭聞之大怒何文義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
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為文章之妙變化不測何
其迂乎

智伯將以瑤為後智果曰瑤之賢於人者五其
不逮者一也以其五賢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
誰能待之智伯不聽竟立瑤也而智宗以滅吾
察其所謂五賢者皆絕人之才力世之所慕尚
以為豪雋者而竟以亡國何也蓋自古敗國亡
家之主徃徃有過人之才智而不肯約之以道
大則縱志遠圖蹂躪四海如秦皇隋帝小之則

文章技藝精妙絕倫如陳叔寶李煜皆所謂過人之才智也使第得中才之主守其成業而輔之以仁賢則秦隋不墟而陳唐不虜矣故司馬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向使以如彼之才而加之以問學仁義恭儉以無事為理其誰能亡之故輔翼之具不可不講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聾於官也此真千古名言非三代以下語凡

人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細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角子鍾粟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塩之察不可以居大官而况君人者乎

申子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謂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令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後世有習申子之術而不免為申子之請者是將使世主聽其謁而廢其術也故術行而民滋怨矣

三晉之分也魏據西河之地東向以待諸侯其地西連上郡犬牙而入之秦關中之險與秦共之文侯又好賢禮士其所師友盡一世之賢者故當時國勢惟魏為強及商君入秦虜公子卬以取西河之地於是魏人去安邑之險塞就大梁之平衍而河山之險拱手而獻之秦秦獨據天下之阻以制山東而魏在其掌握中矣吳起乃曰在德不在險此儒者之常談非所以議於當時之勢也

齊威王名因齊周太后曰天崩地裂天王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腊史以為田齊以宰相類訛也田和號太公其子午號桓公蓋欲假其名號以壓塞人心故言齊太公桓公者有兩不可不辨也

夫名法之學不祥之器也商鞅用之以強秦秦強而鞅走死吳起用之以興楚楚興而起車裂李斯能使秦帝而不能使已無種族鼂錯能使漢用而不能使已無東市以至郅都寧成之倫

毛鷲酷烈比於蒼鷹乳虎卒身受大戮舉宗夷滅不可勝數此何故仁者天地之心也好惡拂人之性者猶受其災而况於拂天地之心乎故名法之學不祥之器也

趙良之說商君為之也而商君不聽蔡澤之說范雎奪之也而范雎立後故心有所欲則愛之者不入言苟當理則嫌之者亦後故應侯有保身之哲而商君無善後之圖也言無工拙聽有愚智也

秦得西河上郡而強得巴蜀漢中而富伐魏之功商君之策也定蜀之舉司馬錯之謀也二人亦有功於秦矣

嘗觀張儀連衡之策欲秦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以成王業此為秦謀甚工不知蘇秦之說六國何以計不出此至王赧之末有地一邑諸侯合從猶假周以為重當秦之時較之三赧萬萬不同若合從六國以周為主猶有所以折秦者不然以秦之強豈以挾天子為重而儀畫云云

豈浪談者耶

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七國之時郡大而縣小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公孫龍論臧三耳子高謂平原君曰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勿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終必受詘以此觀之子高乃能詘龍耳鄒衍之談至道不能詘也世之談名理者竒說恠論要眇玄微而不可揆以事理即發為文章雕華辨麗務出竒涉險以相夸詡而無所載於聖人之道亦臧三耳之類也

趙武靈王七國之英主也以胡服變俗并有中山代北之地其雄才大畧固有并吞六合之氣矣及其得一吳娃而不能自制遂廢太子而立吳娃之子及吳娃之死也又憐故太子之詘於其弟而欲兩王馬遂及於難夫以萬乘之主而

讀史通鑑 卷之二
餓於環堵探雀穀而食者以衽席之愛故也才
足以闢地蕪國遠迹振業而不能割愛於婦人
聲色之移人固若是哉

天之生才豈惟豪傑丈夫有關氣運即婦人女
子與治亂相關者其生亦必有自齊之君王后
是也方其識齊王法章於傭豎之中遂為內主
及擁子建為王當國四十餘年不受秦兵后死
而王建為虜故齊之祚延四十餘年者太史女
之力也而其迹起於牧豎私奔不亦竒哉嘗觀
其解連環之對才畧真有過人者向使王建能
守其遺法五國雖亡齊尚可倔強東海延數紀
之命何至死松栢間邪

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
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
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
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
如因以為已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
之善也田單以大國之相而不知政體襄王以

已成之勢而疑其功臣皆不智之大者惟貫珠者乃有應變之才異哉方襄王之間也知其必聞使以不聞對則王之疑愈不解而身必死矣對之以聞而申之以畫免其身而全君臣之交此智人也

馮亭以上黨嫁禍趙王召平陽君豹問之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此有道者之言非六國時語也夫害生於利無害則無利失生於得無得則無失故有無故之利必有無妄之災平陽

君其聞老易之旨者矣

七國之時其卿相大臣惟虞卿為賢從橫之士惟陳軫近正遊談之客惟仲連為高儒者之徒惟孔子順不失家法將帥惟馬服樂毅有賢將之風

蘇秦既定合從恐秦伐趙敗其約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而使其舍人厚資奉之使之得用秦事儀乃謝曰蘇君之世儀何能為竊意秦兵不出函谷未必六國之力蓋張儀之謀也張儀所

以不出兵者蘇秦之術也秦之智亦深矣哉蘇秦之能不在合六國之從而在入張儀於秦第儀之所以使秦兵不出者其說不可聞耳

夫天之所與者敵為之謀也韓人遣鄭國間秦中作而覺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成萬世之利乃遂漑馮鹵之地四萬頃秦以富饒故韓之為間非富秦也而秦以帝非天而何

人之才與地各有所宜廉頗為趙將而勝一為楚將而敗曰我思用趙人此非虛語也故王良造父之御非不工也以之操舟則疾逢門贊之射非不巧也以之擊劍則踈故用得其宜者勝用失其宜者敗

六國之於秦名為列國實相君臣安有范雎入秦為相數年而諸侯不知者吾以為須賈之入秦蓋偵睢也綈袍之贈蓋心知秦相故為此以示恩耳其問佯問其入相府墜車佯驚也

茅焦勇士耳不知大義世以直節許之過矣夫以祖龍之暴震懾六合而焦以一介之士橫當

虎口而不顧糜爛之禍斯以奇矣然其所為諫秦則有可議者遷母於雍返之誠是也以私夫為假父以私產為二弟厥義何居此其可使聞於隣國而垂之史冊耶且以秦之暴戾滅先王之籍絕聖人之道其可伏質解衣而諫者亦尚有也焦魯無一言及之是焦雖生長濟南實不聞齊魯諸儒之質行一勇敢之士而止耳

李斯韓非學術一也韓非之書未成而為李斯所殺李斯竊非之言以成秦帝而自夷其宗蓋刑法之學非仁者所用且亦天道所惡也趙王子之書其慘戮少恩至父子兄弟皆不可相信一何甚也方斯之殺非惟以非為勝已非死可以得志於秦豈知其禍之慘于非耶

山東諸侯西面而與秦爭權者惟齊耳當君王后在位與秦結歡四十餘年國不被兵以五國為之蔽也后勝相齊受秦間金以事秦誘王不修攻守之具不助五國攻秦以故秦無東顧之憂得肆力於五國五國滅矣秦亦奚愛孤國而

與之為東西帝邪故亡齊者后勝非秦亡齊也
亡趙者郭開非秦亡趙也亡吳者伯嚭非越亡
吳也小人貪秋毫之利而忘丘山之禍以至喪
國亡家滅宗絕祀皆起於一念好利之心耳彼
其始受秦越之間以為偷得鎗兩為旦夕之謀
豈虞其禍之至此烈耶

秦滅五國即墨大夫往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
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不欲為秦而在阿
鄆之間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

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
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之師使收楚之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齊
王不聽為秦所虜餓松柏之間而死夫即墨大
輩此策猶可及也何也陳勝以一匹夫能行於
六合為家之日而齊以全勝之地當六國新破
郡邑未置之時其為力必甚易也即不能亡秦
猶可以撓其財使六國之後得以間自立而齊

因以延數年之命未至一舉而虜也

秦漢之時天下富庶多在關中其次則齊秦并六國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三萬戶漢定天下從劉敬之策又徙六國之後以實關中至武帝時又徙山東豪傑於茂陵故曰三選七遷充秦陵邑是時關中富庶甲於天下至王莽董卓再亂長安秦中物產為之一空益以五胡之禍雲擾百年人烟凋落殆成曠莽於是大江以北地廣人稀而關中為甚亦由氣數變遷使然豈盡

人事攷

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方士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始皇聞之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在咸陽者傳相告引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夫以二方士故而坑諸生數百人其說不可知彼所謂諸生者皆盧生之徒也坑之誠不為過其誦法孔子者與方士何與而盡坑之世不挾其實以為坑殺儒士彼盧生豈儒士耶

自上古以來天子諸侯皆以神明之胄藉有土之基以立國家未有以布衣稱王者有之自陳勝始未有以布衣帝天下者有之自漢高帝始也彼勝亦人豪矣哉

李斯一代之才也且其有功於秦亦不細矣而不免於種族以其持權重祿履盛滿不止也沙丘之謀使斯不從趙高彼亦未必自遂徒欲懷通侯之印甘心與嬖倖為伍以亂國本及山東盜起二世誚讓恐懼不知所出又進督責之說以媚其主而秦亂成矣本其所以皆一念重祿之心為之也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史言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及考其原皆七國時所築秦特繕治之耳七國之時邊胡者三各築長城保塞秦則隴西北地上郡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遼陽至襄平為塞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及秦并六國又取匈奴河南之地因河為塞而繕長城延袤萬里其實因六

國之舊也齊亦有長城蘇秦所謂長城鉅防足
以為險今肥城平陰界中有其故址蓋以脩內
寇非為胡也

蒙恬之誅也以築長城萬里不能無絕地脉引
為已罪太史公謂其輕百姓之力遇誅固宜不
當專罪地脉其見深矣殊不知三世為將道家
所忌自蒙騫為將伐韓趙魏取七十餘城蒙武
破楚滅之恬毅兄弟又更將兵孤人之子寡人
之妻不知其幾矣豈是修築長城始結怨百姓

我不知咎此而曰自吾先人至子孫積功信
秦三世豈知積功正所以積怨哉至若陳丞相
平之知其不世則其識遠矣

李斯之盛也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
長男由為三川守車騎羅門廷以千數斯乃喟
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
衣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不知所稅駕也吾讀
其語悲之當其述卿之言一何燭盛衰之理入
而不出以至於敗乃嘆東門黃犬不已晚乎善

子鬼谷先生之戒蘇張也曰女愛不敬席男歡
不畢輪世之君子何其不早見也

言要即事推見政俗如扁鵲傳邯鄲貴婦人
即為帶下醫周貴老人為耳目痺醫秦貴小兒
為小兒醫此扁鵲通方之術然列國之政俗因
可考見邯鄲何以貴婦人邯鄲者佳麗之所都
六國之侯王將相皆爭取邯鄲之女以充後宮
邯鄲以女為利故貴之也秦人何以貴小兒秦
秦狄之俗貴壯而嚮老慈子嗜利如賈生所陳

又其俗重首虜務本業以子為利故貴之也乃
若周人則有先王之遺澤覩庠序之教存孝弟
之風故貴老也以此推其人民風俗美惡有間
矣然扁鵲入列國所至即更名姓其方術隨至
而變亦更名姓之意而竟為秦太醫令所殺故
伎藝之精即多方自匿猶且不免焉醫仁術也
豈造化亦亦有所秘而妬其洩若管輅之卜郭
璞之相地耶

秦皇東遊會稽千乘萬騎蓋海彌天氣焰何如

項王以一介布衣睥睨縱觀即曰彼可取而代也此言不苟必自有所見及漢祖觀之亦曰大丈夫當如此英雄器局大畧相同悲夫籍也項羽避仇吳中有大徒役喪梁常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英布論輸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二人皆一世之雄其居約時已有大志如此世之有志用世者誠於居卑之時默察等夷可以得其底裏即一旦用人勝於延訪耳

夫地勢固有夷險亦在守之者何如耳當秦之強一丸泥封函谷六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及二世之時地非易也周文以烏合之士鼓行入關如履平地何向者攻之難今甚易也故地利不如人和也

史記鴻門事以為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此耳食也總之項王本無殺沛公之心直為范增從史及沛公一見固已冰釋使羽真有殺沛公之心雖百樊噲徒膏斧鉞何益於

漢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揚太過如四皓羽翼太子正與此類使非高帝反覆深念決欲廢太子即百老人何益

天下有事才智之士所在蜂起然亦有不盡用者蒯通房君是也武臣狗范陽蒯通請以侯印授范陽令於是燕趙之郊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此酈生之辯也然臣徒行其言而不能委已用通以至於敗武臣立為趙王以張耳陳餘為將相使人報楚陳勝大怒欲發兵擊之柱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此張良之見也然勝王業不成房君亦無所就令得遇高祖其功名可勝道哉又如趙廝養卒走見燕將一語而載王以歸其才識過人如此竟不知其所終夫士當承平之世即有殊才異能與庸人比耦而居無以自異世亂乃見耳

范增庸人也項王入關坑秦卒二十萬而增不諫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增不諫當此之時

讀史漫錄卷之二
不待角力鬪兵而楚漢之雌雄固已決矣乃徒望天子氣而擊之何其明於望氣而暗於察人耶高帝曰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吾以為雖用范增無益於王增庸人也

韓生說項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
以伯此其見與劉敬同敬以之封韓以之烹智
愚之相越如此興亡勝負不至垓下而決矣
嘗恠新城三老之說明於大義非戰國策士所
及漢廷諸臣無一人及此者豈故秦時儒生耶

高祖能用其言而不錄其人何也

史記侯之門仁義存出莊子解者言人臣委質
於王侯之門則須存仁義其旨大謬本意謂竊
鉤者誅竊國者侯侯則為仁義矣何言竊弑蓋
言是非無定成則為是仁暴無常貴則稱仁甚
憤之詞也

讀史漫錄

卷之二

十六

